

難民 足球隊

OUTCASTS
UNITED

 BIG 鳴嵐智識

作者/Warren St.John 譯者/鄧佩衡 洪慧真



紐約時報頭版連載、華盛頓郵報及各大媒體專文報導
台視晚間新聞主播、熱線追蹤節目主持人 林益如 真情推薦

A Refugee Soccer Team, an American Team

難民 足球隊

OUTCASTS
UNITED

作者 / Warren St.John

譯者 / 鄒佩衡 洪慧真

我會在球場上下都保持良好的表現

我不會抽菸

我不會吸毒

我不會喝酒

我不會讓任何人懷孕

我不會說髒話

我的頭髮會剪得比教練的還短

我會準時

我會聽教練的話

我會努力

我會尋求幫助

我要成為流亡者的一分子



BIG 鳴嵐智識
www.bigs.com.tw

作 者：Warren St. John

譯 者：鄒佩衡 洪慧真

總 編 輯：韓佳宏

主 編：王念祖

設計指導：李雅惠

特約美術：宋秀娟

發 行 人：韓佳宏

編輯顧問：賀道蓉

出 版： 鳴嵐國際智識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02號11樓

電 話：886-2-27848000

傳 真：886-2-27849810

劃撥帳號：戶名 鳴嵐國際智識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新光銀行城內分行

帳號 0116-10-100215-1

總 經 銷：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售價：亞洲大洋洲 US\$16元

歐美非洲 US\$22元

網 址：<http://www.bigs.com.tw>

I S B N：978-986-6483-76-9

出版日期：2010年6月初版一刷

定 價：320元

OUTCASTS UNITED by Warren St. John

Copyright © 2009 by Warren St. Joh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Brilliant International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難民 足球隊

OUTCASTS
UNITED

作者 / Warren St.John

譯者 / 鄧佩衡 洪慧真

我會在球場上下都保持良好的表現

我不會抽菸

我不會吸毒

我不會喝酒

我不會讓任何人懷孕

我不會說髒話

我的頭髮會剪得比教練的還短

我會準時

我會聽教練的話

我會努力

我會尋求幫助

我要成為流亡者的一分子



BIG 鳴嵐智識
www.bigs.com.tw

作 者：Warren St. John

譯 者：鄧佩衡 洪慧真

總 編 輯：韓佳宏

主 編：王念祖

設計指導：李雅惠

特約美術：宋秀娟

發 行 人：韓佳宏

編輯顧問：賀道蓉

出 版： 鳴嵐國際智識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02號11樓

電 話：886-2-27848000

傳 真：886-2-27849810

劃撥帳號：戶名 鳴嵐國際智識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新光銀行城內分行

帳號 0116-10-100215-1

總 經 銷：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售價：亞洲大洋洲 US\$16元

歐美非洲 US\$22元

網 址：<http://www.bigs.com.tw>

I S B N：978-986-6483-76-9

出版日期：2010年6月初版一刷

定 價：320元

OUTCASTS UNITED by Warren St. John

Copyright © 2009 by Warren St. Joh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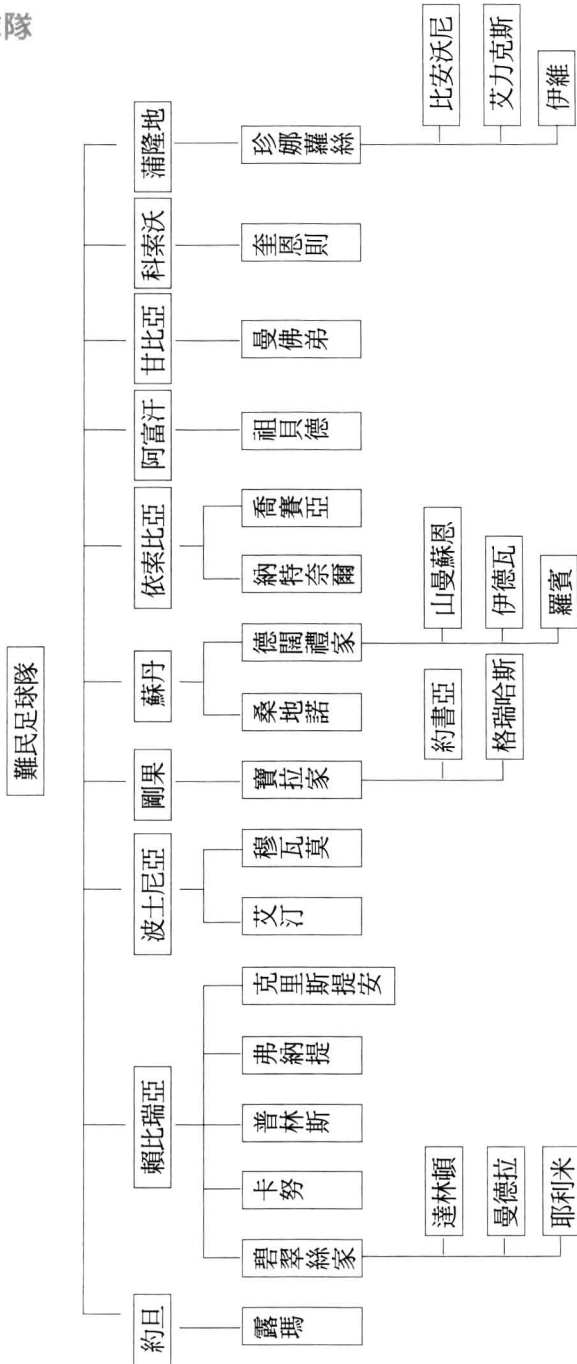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Brilliant International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族表



為了增加本書的流暢度，本書簡略了部分人物的背景資料。

為尊嚴而戰 流亡者的足球歡歌

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琳娜》裡說：「每個幸福家庭都有相同的背景，每個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難民足球隊》裡的每位成員、每個家庭，因為不幸，都有不同的故事……

講到這個，令我想到最近播的幾則新聞，讓我揣揣不安！先是有台灣雇主虐待印尼外勞，無視於回教信仰的規定，逼迫他們吃豬肉；還有雇主以集中營的管理方式，逼迫非法外勞一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就在事件連環爆的那幾天，我讀完了這本書，書中孩子們的面孔歷歷在目，令我輾轉難眠。

「流亡者」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足球隊的成員是來自全世界的難民孩子。有的目睹父親被槍殺身亡，有的眼睜睜看著被燙傷的妹妹因為沒有錢上醫院，生命被細菌一口一口的腐蝕。

比起千千萬萬在槍口下喪命的同胞，他們是幸運的，在國際組織的安排下，經過萬里長征，終於在美國亞特蘭大展開新生活。不過，他們的人生並非從此進入天堂，每天睜開雙眼，他們進入的是另外一個殺戮戰場——阿富汗老婦人每天必須穿過毒犯盤據的大門口，在敵視的眼光中進出家門；靠救濟金度日的家庭，一天突然收到一張一百多美元的〈紐約時報〉收費單，原來是電話行銷公司欺負新移民語言不通，誘騙他們不明就裡的說「YES」而訂下的。「流亡者」這支足球隊，是他們在嚴酷的現實之外，能夠藉著體力與耐力，為自己尊嚴而戰的最後依靠！

新聞記者出身的作者並沒有流於俗套，寫一個力爭上游的故事，也沒有編織玫瑰色的美國夢，而是用冷靜貼切，同時帶有人道關懷的筆調刻劃出從難民到新移民的掙扎。流亡者隊的孩子在足球場上踢球，當飛機飛過頭頂時，會當場驚慌失措的就地找掩護；小鎮公寓失火，結果警消在床底下發現燒焦的孩童遺體，因為戰火裡長大的孩子從小得到的訓練是在床底下躲炮火，如果沒有一顆柔軟的心，作者如何能寫出他們的痛，身為讀者的我們又該如何感受他們的恐懼？

讀完初稿的早晨，我在上班途中仔細觀察路上的外勞朋友，他們推著輪椅，陪伴台灣的老人家過馬路，黝黑的皮膚襯著格外黑白分明的眼睛，凝視他們的雙眼，我不見誰來陪他們家鄉的父母親過馬路。

台視的新聞節目〈熱線追蹤〉，非常重視國際難民的議題，我們介紹過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人蛇集團在全球的野蠻行徑。這些看似遙遠的場景背後，想提醒的是，台灣也有許多相似的故事在鏡頭與光照不到的地方，每天上演……

不過，不必悲觀。這本書也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社會是有反省能力的，在新移民的抗議下，那張無理的〈紐約時報〉訂單取消了，溝通過後，毒犯決定在阿富汗婦人回家時，站起來禮讓她通行……

我們不用期待一天醒來，所有的正義得以伸張，因為改變的力量是靜水流深，涓滴成河。願這本書在您心裡泛起第一圈漣漪，層層擴散，改變，終將看見！

台視晚間新聞主播



序

在一個涼爽的春天午后，兩組由十多歲男孩們組成的足球隊，正認真的在美國喬治亞州某個足球場上作賽前暖身運動；球場上除了踢球以及射門後球摩擦著尼龍網的聲音外，一片靜寂。忽然，天空開始震動，隆隆的聲響越來越近，正在熱身的男孩們疑惑的抬起頭望向天空。

不久之後，一團飛鏢似的東西慢慢出現在遠方地平線上。一隊在幾英里外亞特蘭大市進行表演的戰鬥機隊，正朝著球場方向進行編隊並不斷的靠近；沒多久，男孩們便清楚看到機翼上的圖案與飛行員的白色頭盔。接著，整個戰鬥機隊發出震撼聲響，像煙火般散開往不同方向飛去，飛機身後的凝結尾將天空切割成巨型的格子狀。

球場上，兩組球員卻抱著完全不同的態度，看待這場精采的表演。北亞特蘭大足球協會的球員們，用手指著天空，流露出讚嘆的表情；另一端，難民們組成的「流亡者」(Fugees)隊。其中許多球員，包含歷經過被蘇丹轟炸機轟炸村落的蘇丹球員、從槍林彈雨中逃過一劫的賴比瑞亞球員，都曾親眼目睹這可怕的戰爭武器在戰場中造成的可怕傷害。因此，當這些戰鬥



機從球場上空飛過時，他們竟然驚恐的在足球場上找掩護。

「醒醒！你們專心點！」一個冷酷的聲音在戰鬥機群遠離時響起，這是流亡者隊三十一歲的創辦人兼義工教練露瑪·麻夫里亞（Luma Mufleh）的聲音。聽見她的聲音，球員們才又開始練習射門，但是注意力卻無法集中——射門的球再也瞄不準，無助的從球門上方飛了出去。

「照你這們這樣踢法，這場比賽輸定了！」露瑪教練對一位名叫克里斯提安·傑克森（Christian Jackson）的年輕賴比瑞亞中鋒生氣的說。

流亡者隊大部分的隊員都曾經歷過某種傷痛，但是克里斯提安卻比他們還要來得記憶猶新。一個月前，克拉克斯頓發生了一場公寓大火，奪走了他三位手足以及一位表兄弟的生命，克里斯提安是從一扇開啟的窗戶中跳出來才逃過這一劫。

年紀最小的一位死者大體，是在一塊燒焦的床墊下找到的，這對調查員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直到在大火後伸出援手的賴比瑞亞籍牧師威廉·哈里斯解釋後，他們才明瞭。原來在賴比瑞亞十四年的內戰時期，小孩子們被教導：在遇到戰火時要躲到床底下，才能躲避子彈和碎片的攻擊。對典型的美國小孩而言，「床底下」是魔鬼和怪物的地盤，但對處在戰火中的小孩而言，它卻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在火災發生前，露瑪才因為克里斯提安在練習時罵髒話而將他逐出球隊。說髒話違反了她的規定，露瑪曾經警告過他一次，但是他卻又明知故犯，於是露瑪不准他再回來：這就是露瑪管理球隊的鐵腕作風。

在火災發生後不久，克里斯提安出現在流亡者隊練習的球場上，並安靜的在球場邊看著大家練習。在正常情況下，露瑪會完全無視於他的存在。但這次，露瑪卻將克里斯提安叫了過來，並同意讓他再度加入球隊。但是他必須了解到這是「留校察看」，只要他又罵髒話，就會被永遠趕出球隊。克里斯提安點頭說：「知道了！」因此，這是他歸隊後的第一場比賽。

露瑪將球員們召回身邊，分派每個人的比賽位置——克里斯提安被指派為前鋒，負責進攻，然後他們就上場了。主場隊伍的邊線旁聚集了四十幾位為孩子加油的家長們，當輪到他們的小孩上場時，便不斷的鼓掌叫好，反觀客隊流亡者的邊線上卻空無一人，大部分的球員都來自單親家庭，而他們的父親或母親（通常是母親）在週末時，不是得待在家裡照顧小孩，就是為了賺加班費而去上班，再加上很少有人有車子可以開來看球賽，因此，即便是在流亡者的主場，他們也很難到場加油。

裁判將流亡者叫到邊線上，逐一清點球員名單並檢查他們的釘鞋和號碼。露瑪將名單遞給他，裁判的眉頭皺了起來：「如果我把你們的名字念錯了，請原諒我。」裁判笨拙但恭敬的念著名單上的名字。當他發不出某個音節時，男孩們會有禮貌的報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往前站一步來出示他們的背碼。

幾分鐘之後，哨音響起，比賽正式開始。

北亞特蘭大隊的總教練是一位喜歡大聲叫喊的人。打從比賽一開始，他就在邊線上來回的跑著，用沙啞的聲音對他的球員們狂吼著指令：「盯上！盯上！」「傳球！傳球！」「回防！



回防！」他的一字一語像大眾廣播系統般迴盪在安靜的球場上。露瑪則在邊線上安靜的來回踱步，偶爾以不耐煩的表情望向對面；她很贊成給球員指示，但是應該是在練習和中場休息時才去指導他們。一旦哨聲響起，露瑪便放手讓球員們做他們自己：去犯錯，去冒險，去創新。而此刻，對方教練那些不停的喊叫開始惹惱她了。

當北亞特蘭大隊以罰球先馳得點時，他們的教練在邊線上興奮的跳上跳下，家長們也紛紛從摺疊椅上興奮的跳了起來，這製造出更多刺耳的噪音。但露瑪除了噘起嘴唇表達反感外，只是繼續安靜的來回踱步，她將一位防守球員換了下來，除此之外持續保持著沉默。

幾分鐘後，克里斯提安從右邊掙脫出來，一路運球到網子右上方的角落：得分。露瑪除了調整一下她那破舊的白色史密斯大學棒球帽外，沒有任何反應，只是繼續踱步。流亡者馬上又將球搶到了「腳」；他們以犀利的傳球操控全場的節奏，並再度進入射門的範圍。一位流亡者隊的中鋒從人牆中掙脫，一腳將球踢飛二十英尺，球從球門橫梁上方飛進了後面的停車場，不久之後，他們又以類似的方式踢飛了一球；而露瑪只是踱著步，什麼反應也沒有。

同一時間，只要北亞特蘭大隊的球員踢了一球，他們的教練就會更頑固的喊出更多的指令——他開始感到挫折了，如果球員們一開始就聽從他的每個指令，他們就算是跟曼徹斯特聯隊對打都能得分了。但現實是，流亡者隊在上半場以三比一領先了他們。

上半場三比一的領先差距，通常已經能夠滿足絕大多數的教練，但是露瑪像煮沸的熱水般不斷的冒著煙。她低著頭生氣的走到球場一角，流亡者的隊員則是繃著臉緊跟在後，他們看得

出露瑪並不高興，也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露瑪命令他們坐下來，「我們射了九次門卻只進了三顆球，他們射了兩次門就成功了一次！」她以嚴厲而高昂的聲調說：「你們比他們跑得更快，擋得更好，技術更高超，但為什麼卻只領先二分？」

「克里斯提安！」她望向坐在草地上雙手環膝看著地面的男孩說：「這是你表現最糟的一場比賽，我要它變成你表現最好的一場比賽；我要能夠安穩的坐在位置上，好好的欣賞一場好比賽，你了解了嗎？」

就在這時候，北亞特蘭大隊教練朝著球員們大聲喊叫的聲音，從球場上飄了過來。露瑪抬起了頭來眯眼望向噪音來源。

「看到那個教練了嗎？」露瑪朝著那正在吼叫的人的方向點了點頭說：「我要他乖乖閉上嘴坐下來，到那時你就知道我們大贏特贏了！知道了嗎？」

「是，教練。」球員們異口同聲回答。

經過露瑪的一番訓斥，流亡者下半场判若兩人，他們完全改變了。蘇丹中鋒阿塔克（Attak）以舞蹈般的優雅動作胸挺進妙傳，克里斯提安隨即跟上，從十碼外重重的一擊；幾分鐘後，克里斯提安將球運到射門區內，向左做了一個假動作騙過了北亞特蘭大的守門員，然後從右邊射門：再度得分！很快的，流亡者隊就射進了三分。

對方的教練仍在一旁大聲的喊著：「盯上！盯上！」所以流亡者隊也就繼續射門，他們忽



視北亞特蘭大球員猛踢他們的小腿和腳踝的「犯規奧步」，一次一次的得分，讓北亞特蘭大球員的信心完全崩潰！

很快的，比數差距拉大到八比二，北亞特蘭大的教練嘶吼到將近沙啞；他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安靜的回到了板凳上，癱軟挫敗的坐了下來，流亡者隊則是努力的壓抑著他們的笑容。但是，露瑪仍是一副撲克牌臉，從上面看不出任何一絲絲滿意的氣息。沒多久，裁判吹了三聲哨響宣布比賽結束，最後的比數是九比三，流亡者隊獲勝，而克里斯提安·傑克森一人就獨得了五分。

兩隊的球員們互相握了手，流亡者隊迅速的跑到看台邊，那裡有兩個白色塑膠袋，裡面有水 and 橘子等著他們。幾分鐘後，裁判走了過來。他是一位看起來五十幾歲留著灰色鬍鬚的白人，他詢問露瑪，他是否能夠對這些球員們說幾句話。露瑪遲疑了一下，她不習慣將她的球隊的交給別人，特別是陌生人，帶著一絲警戒，她在裁判面前把球員們集合了起來。

「各位先生，」裁判說：「我想謝謝你們，你們整場比賽都認真的玩球，沒有做任何小動作，就算敵方因為挫折開始犯規攻擊你們的腳，你們仍然沒有報復，所以，我想對你們的運動精神表示讚許。」裁判頓了頓，並用力的吞了一口口水衷心讚美說：「這是我看過最棒的一場足球賽。」

那是我第一次看流亡者隊比賽，當時我對流亡者隊的了解並不多，只知道它的成員都是

難民、教練是一位女性，而這支球隊是以一個名叫克拉克斯頓的小鎮作為基地。在這十多年間，難民安置的政策將克拉克斯頓從一個簡樸單純的南方小鎮一下子轉變成為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區之一。但即便如此，連在亞特蘭大都沒什麼人注意到這個地方，更不用說世界上其他地方了——每當我們提到「克拉克斯頓的難民」，亞特蘭大的居民第一個想到的都是那些遭受到卡崔娜風災從紐奧良來的人。然後，他們才會問：「克拉克斯頓在哪裡？」

這場比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才剛剛目睹了一群來自於戰火下不同國家的男孩們組成的一個團隊，並在足球場上創造出一種奇異的美。他們是如何辦到的？他們的教練，一位嚴肅而冷靜，隱藏在那頂史密斯大學棒球帽下，只有在發表真知灼見或狡黠的智慧才會浮出的面容，則是另一個難解之謎。我看得出來，教練和球員間有相當程度的信任和情誼，但是弔詭的是，從緊張情勢和冗長沉默的相處中，這份信任和友誼又有著相同程度的脆弱。

事實上，流亡者隊的情況比我那天所看到的還要岌岌可危。他們不但沒有自己的主場，還得面對地方政客對他們這些「新移入者不友善的態度。面臨經濟困境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和家人以為逃離了暴力和混亂，卻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價值觀與自己迥然不同的社會。

露瑪也曾掙扎著，是否要繼續維持這支隊伍以及她自己的理想。她雖然是出於自願，想在球場上和球場下幫助這群孩子，但他完全沒預料到，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如此棘手：創傷後的壓力、貧窮、父母疏於管教、悲痛、遭受打擊的自信心以及他們必須這樣生活的憤怒，或多或少都加深了問題的困難度。



露瑪——我後來才知道，她完全沒有社工或人權工作的訓練背景，她只是一位想要以自己的方式來改善世界的平凡女子，而結果是，她成為一位自願付出去實踐自己理想的人，但她自己卻也徘徊在崩潰邊緣。

但是在那天，正是這些不同文化、宗教和背景的孩子們，彼此表現出來令人驚訝的團結情誼，將我拉進了這個故事裡，讓我想去了解並述說它。

在流亡者隊中有一位名叫祖貝德（Zubaid）的阿富汗人。他比較缺乏天分，現在回想起來，他眼睛還可能有遠視，因為當足球朝他的方向滾來時，他總會將腳向後高高抬起，就像是要揮出全壘打似的，用全身的力量一腳踢出，但結果卻往往奇怪的錯過那顆球。

在這種情形發生了三、四次後，我覺得這樣的怪異行徑，需要某種解釋，於是我問起露瑪，那男孩背後有什麼故事。露瑪一點也不覺得自己被冒犯，事實上，她看起來為祖貝德能上場而感到特別驕傲。她解釋，祖貝德從來不曾缺席過任何一場練習，與規定一定要參加的課後輔導，因此，他能夠上場，是因為露瑪認為，那是他應得的獎賞。

而那天烙印在我腦海裡的影像是：每次當球滾向祖貝德的方向時，他身旁身手比他更為矯健的隊友們，從來不會干擾或溜過來將球截走。相反的，兩、三名流亡者隊員會跟在他身後五碼左右，以不會引人注意的距離，在祖貝德和球門之間形成一個防護網。當他以怪異的姿勢踢球卻沒踢中時，他們總是會巧妙的在他身旁掩護他，從不會瞧不起他或漠視他的努力。

最後，在比賽結束前，一位北亞特蘭大隊的中鋒搶到了祖貝德的球，他衝上前去阻擋。祖

貝德伸出了腿，而那顆球咚的一聲卡在兩位球員的前腳間，停止了滾動，北亞特蘭大隊球員則向前滾到草地上；這是一個完美的攔截。出乎祖貝德意料之外的，他發現自己正孤單的站在攻擊位置上，隊友的防護網並沒跟上他，他思考了一下，然後迅速的將球傳給了中場的隊友。接下來在球滾出場外的短暫平靜片刻，祖貝德的隊友們就好像他踢進了決勝球般簇擁著他。

在那場比賽後不久，我下定決心從紐約搬到亞特蘭大，好仔細闡述流亡者隊的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陸陸續續看了非常多的足球賽，但是最令我感動、深度了解的時刻，並不是我在場邊觀賽的時候，而是發生在甜膩的茶水間、在燉木薯或紅豆飯餐點還有熱騰騰的阿富汗餃子料理、在克拉克斯頓難民們公寓裡的沙發和地板上。

我也發現足球賽本身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架構，幫助我了解這群難以想像的團體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有別於籃球、棒球和橄欖球等在每次得分後就能重新編排的運動，足球是一旦開始就得一直流暢持續進行的運動。想了解這一分是如何得來的，你必須從整個活動回溯整個傳球和判斷的順序、原本離行動很遠的球員是怎麼毫無預警的出現在空檔地方創造或失掉機會，得一直回溯到初次觸碰到球的那一瞬間。若那一分是由一位來自於賴比瑞亞的小難民所得的，那是由於受到一位來自蘇丹南部小男孩的幫助，而他又是從來自於蒲隆地的隊友或來自伊拉克的庫德人所製造出來的機會——而這竟然是發生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球場上；了解它的起源，代表我們必須跟隨著一連串誘因，仔細的詳查在哨聲初響之後所發生的所有事件。

很快的，我發現流亡者隊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地方故事，而那個地方提供了和那些男孩及